



●高強度拍攝令占有兵的相機痕跡斑斑。



●二〇一二年，打工人在雜貨店前看電視。



●女工是重要的打工群體。圖為占有兵為工廠女工拍攝證件照時的「花絮照」，記錄下她們的鲜活瞬間。



●占有兵製作的打工手工書，目前已完成二百餘本。

打工人鏡頭下的打工人

20餘載拍下180萬張照片 記錄「中國製造」背後的青春與汗水

改革開放以來，嶺南大地潮湧風起，無數人背井離鄉，湧入轟鳴的廠房，把青春與汗水傾注在流水線上，鑄就「中國製造」的金字招牌，更推着中國工業化的巨輪轟隆向前。然而，他們真實的工作日常、生存境遇與苦樂喜憂，卻長久隱沒在時代的聚光燈之外。同是打工人的占有兵用鏡頭留住了這一切。自1990年代南下打工，2000年偶然拿起相機，他便將鏡頭對準身邊的工友，不論生產、生活、娛樂與交往，幾乎都被他完整留存。20餘載光陰流轉，拍下近180多萬張照片，收集起五六噸沉甸甸的打工實物。這些影像與物件，共同濃縮成一部鮮活的中國工業簡史，為一代打工人留存下珍貴的歷史底片，記錄他們波瀾壯闊的故事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東莞報道 圖：受訪者供圖



●占有兵正在拍攝上班的打工人。

早晨7點，天光乍亮，東莞長安鎮一個城中村邊緣的小河涌旁人聲漸響，粉麵店和早餐車熱騰騰開攤，摩的師傅刷着短視頻等生意，人們從四面八方巷弄中陸續走來。河涌上有座無名小橋，幾步之外的橋頭就是深圳寶安區，每天有大量打工人經此去深圳上班。僅僅這個地點占有兵就記錄了近十年，橋兩岸川流不息的工人與起落浮沉的工廠，都在他的鏡頭下留影。

漁村變世界工廠

奇跡曾在此發生。過去30年，長安鎮從一片稻田農林變成全國第六座「千億鎮」，漁村東莞成了「世界工廠」，外資因低廉的土地、人力資源而湧入，連片廠房拔地而起。1982年，長安鎮總人口僅2.5萬，至千禧年已驟增至近60萬，高峰期外來工據稱達140萬。急劇膨脹的人口就被壓縮在一個個廠區，直到用餐或深夜加班結束後，密集的人流才從車間湧出，各地鄉音在工業區中交織迴盪。無數人背井離鄉、拼湊路費也要來廣東打工，只因當年外資眼中的「人力低成本」，已是內地勞動者無法企及的「高薪」。「1995年我在廠裏月薪450元，我親戚在縣城熬了二十年升到正科級，每月180元，我父親起早貪黑種一年地，結餘不到200元。所以我們肯定向外跑。」占有兵說。

密集快速的時代

早年很多工廠實行軍事化封閉管理，廠區內衣食住皆可解決，未經批准不得外出。生產線飛速運轉，工人一旦上崗必須全神貫注，無暇喝水、交談甚至如廁，若無人頂替就無法離崗。占有兵回憶，那時每周至少聽說兩起女工因低血糖暈倒的事件。「密集」與「快速」，是占有兵對東莞工業區30年來最深刻的印象。通常一個大訂單到來，流水線便晝夜不停，工人輪班趕工，貨櫃車直接在樓下等候裝貨：「必須趕完這批貨才能休息，吃完飯繼續幹，閉着眼睛也要做完——那是個拼效率的時代。」

流水線外的生活

占有兵的相機永遠掛在胸前。他的鏡頭不只對準車間，也深入食堂、宿舍、街頭和出租屋。工人們或在生產線前專注作業，或在廣場夜校刻苦學習；從街頭約會、結婚，到圍看電視、觀看露天電影，再到如今人人低頭刷手機……部分照片還曾遠赴歐美展出。面對海外觀眾，占有兵開的第一句話是：「我來自中國，請看一下你們身上有什麼『Made in China』的東西？」

「到處都是。」他說，中國製造已聞名世界，全球消費者都在使用來自中國流水線的物美價廉的商品，但這些產品是在何種環境、由哪些人製造出來，卻鮮為人知。通過他的照片，人們第一次將手中的商品和畫面中具體的中國面孔聯繫起來。

作為農民工的一員，占有兵對於傳達這個群體真實的狀況有着強烈的使命感。他深知，轟轟烈烈的「中國製造」奇跡背後，是數億普通人被壓縮的時間和未被充分計算的代價：「我希望流水線背後的打工人也能被看到，這樣，我們的生存境遇才可能改變。」



●在夜市的小攤上選購手機。



●2011年1月1日，東莞。打工人跟着培訓老師在廣場讀英語。

特稿 1995年冬，剛從康巴高原退伍的湖北青年占有兵，懷揣憧憬來到妹妹信中描繪的廣東——這裏「晚上12點工業區還燈火通明」「大排檔、雜貨店、書店隨處可見」，遍地發生改變命運的故事。他四處求職，幾次被「賣豬仔」，首份工在深圳酒店當保安，也是他一口氣做102個俯臥撐才從百名競爭者中爭取得來。直到2000年進入東莞一家大型電子廠，占有兵才遇到改變命運的機會。因為為廠刊配圖，他第一次接觸相機。隨着照片陸續被刊載，他從中獲得成就感，後來拍照漸漸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。

「堅持拍照讓我內心安定了一些。」對像占有兵這樣早年離家打工的人來說，生存曾是壓倒一切的渴望。讀書時，他最期望的是吃飽飯；打工之後，溫飽問題得以解決，但工業化急速推進，生存的危機感似乎從未遠離；如今，即使他已擁有一份相對安穩的工作，但時代刻下的烙印依然深刻。

內心不被外界強行塑造

在那個年代，數億離開鄉土的農民工脫離原有的親緣網絡，被納入高度壓縮的工廠系統。這個系統只教人重複一道工序，一旦離開便一無所能；它也只供養勞動力本身，不承載其社會關係與更多自我需求。於是許多人留不下來，也回不去家鄉，只能在廠裏過着懸浮的生活。

「打工時沒有屬於自己的東西，老是在波動，工廠不一定哪天把你開除。但當我寫下幾十萬字、拍下幾百萬張照片，才感覺真正擁有了什麼。因為我的內心終於能按自己的意願生長，而不是被外界強行塑造。」占有兵說。

阿萍阿華與阿琴們 時代夾縫中成長

占有兵回憶，昔日的工業區是一個性別極度失衡的世界，「電子廠裏可能95%都是女工。」「女工」亦成了占有兵鏡頭中的重要主體。

生產線上的女工大多來自欠發達地區，文化程度有限，但工廠生活為她們打開了新世界。在占有兵的影像中，她們在露天廣場集體練習口語，在夜校刻苦學習知識，參加美容培訓，在充滿希望的年代裏努力實現自我提升；也會在夜市中穿梭，用有限的工資享受短暫的青春。

但那也是一個搖擺的年代，新機遇與舊秩序相互拉扯。有人在這裏脫胎換骨、改變命運，也有人仍嚮往成家回鄉，回歸傳統軌跡。

來自廣西百色的女工阿萍，第一份工就在大型電子廠，熱衷參加豐富多彩的業餘活動，她說自己「該見的都見了，該玩的全玩了，很滿意當前的生活」。女工阿華利用業餘時間苦學英語，從普通文員一路晉升至經理；而阿琴則在打工、創業、歸家之間輾轉二十年，曾管理過規模數百人的紅火工廠，也曾為孩子回過家鄉。

占有兵用影像為一代女工留下痕跡。無數個「阿萍、阿華、阿琴」從鄉村走向流水線，從傳統步入開放，在歷史夾縫中頑強成長，她們的韌性與生命力，始終與時代浪潮共鳴。



●2012年5月22日，東莞。內衣廠的生產線。

寫作收集實物 建構「立體簡史」

「我以時間為經，空間為緯，以生命週期為綱，以資本對工業區的影響為軸線，進行了一種正向、橫向、斜向乃至反向的記錄。」幾十年來，占有兵逐步構建起一個包含照片、視頻、文字、實物與口述史在內的多載體記錄體系，所累積的關於「打工」的資料堪稱海量，且仍在持續增加。他依舊每天騎車穿行於長安鎮的街巷，在一份全職工作之餘，堅持拍攝、寫作、收集實物，彷彿有用不完的精力。

「每次進工廠拍攝，基本都會拍滿兩到三張128G的內存卡。」他以一種近乎執着的姿態，拍下所見所聞的關於打工的一切。親歷的時代劇變，使他對眼前景象懷有強烈的消逝預感：「我把每次拍攝都當作最後一次機會。橋可能會拆，滿大街的人也可能突然會有什麼變化，我不能等明天、等更好的相

機，這個時代就在當下。」

整理這些資料是一項更為浩大的工程。占有兵表示，目前已梳理出超過700個主題，涵蓋廠名、早餐、生產線等細節，力求完整呈現工廠生活的全貌。他還按主題製作手工書，每本收錄幾十張照片及相關實物，並附以手寫前言，立體地勾勒出一個個具體切面。至今已完稿200多本，其中部分被海內外多家機構與個人收藏。此外，他還收集了大量打工相關實物，堆滿一間小倉庫，估計重量達五六噸。

占有兵認為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，當中承載了無數值得被記錄的人與故事。他珍貴的視角與日復一日的堅持，賦予其作品特殊的歷史價值。許多國內外學者都曾借助他所建構的這部「立體簡史」，研究中國過去30年的社會變遷。